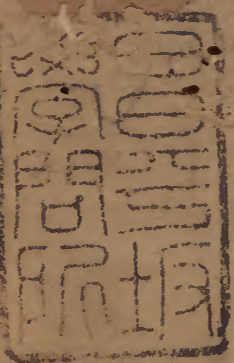


初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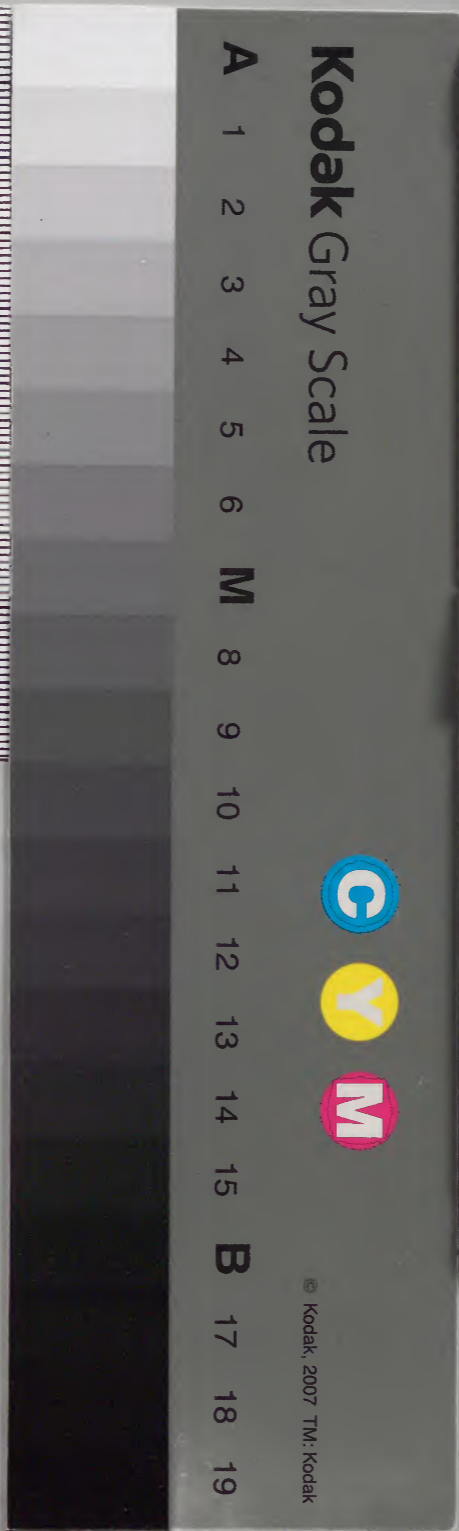
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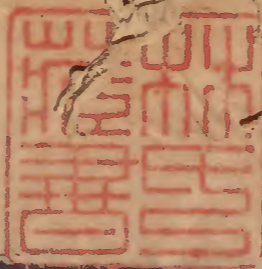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七	五	六
一	七	二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七	五
三	八	函
五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56
冊數	8 (3)	
函號	303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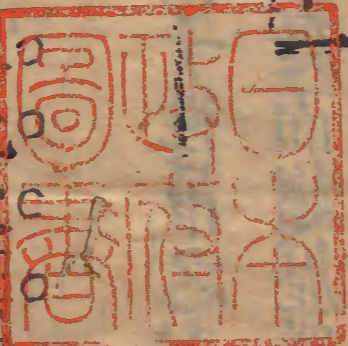




有潭集卷之十一

師友一

一儒教



淺草文庫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御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天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此非夫子之言。

初編集

卷之十一 儒教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執之如昂如斗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菴蓄音思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亦非子言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璆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

太管閒事非子言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會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耶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何傷敢死顏淵

初潭集 卷之十一
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有蒙袂戴履負食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道學可厭非夫子語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卓吾子曰命使之也莫非命也

○二道教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商丘子晉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不老但食老木菖蒲根飲水而已貴戚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孫綽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倘遇風雲為我龍攄

應璩詩昔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一叟前致詞室內

姬龕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三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李生足之曰我獨愧二叟貪嘴時時有

廬山在江州潯陽郡左挾彭澤右倚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岫成館故時人謂神仙之廬而命焉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嶂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抽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第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稅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

翻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
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太
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來羅
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
獨有雙燕恠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有道術嘗行部
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

葛仙翁於西峰石壁上石臼中搗藥遺一粟許飛禽
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其禽猶作丁當

白之聲因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自東海跨雙鯉
來訪仙翁與之酣飲既醉而醒雙鯉化爲石矣仙翁
乃以雙鶴贈之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蘇峻
反發棺無屍但有大刀賊欲取刀聞冢前後皆兵馬
聲棺中刀旬然若雷震之者衆賊駭散賊平乃收刀
別葬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
三朝有浮名乎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時謂
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
日氤氳滿山

○扈謙居金陵攝山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
百供母二百飲酒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晉海西
公旦出見赤蛇蟠御床俄而失蛇詔謙筮之謙曰晉
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
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
桓温北征敗績還石頭乃廢海西立簡文又桓温妾

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產當
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後謙母亡旣葬乃辭酒
家許氏而去曰因緣盡矣數日許氏於落星路見謙
卧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牽唯有空衣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
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
取福也

許宣平唐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時負薪出賣擔上
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歌曰負薪朝出

市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後三十餘
年人訪不見但覽庵壁有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
山巔靜夜翫明月閒歌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
巖前凡驛路傳令所到處輒題詩天寶中李白東遊
覽詩嘆曰此仙人詩也於是遊新安訪之不見乃題
詩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
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
當千歲餘

魏伯陽好道術將三弟子入山作丹知兩弟子心雜

丹既成誠之曰丹雖成當先試與犬犬能飛入乃可
服若死即不可服也蓋丹轉數未足自然有毒毒丹
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以毒丹與白犬犬食之即死伯
陽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犬死恐是未得神明
之意弟子曰先生當服否伯陽曰吾妻家入山不得
仙道吾亦何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一
服亦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
服之皆死當奈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
死得無意乎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遂不敢服

共出山而去去後伯陽乃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
犬口中皆起因作參同契五相類其說似解周易其
實假借文象以論作丹之意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演
丹經之奧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

鍾離權曾爲大將晉時命與偏將周處西征失利獨
騎奔逃山谷遇一胡僧鬚頭拂額引行到一村莊曰
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良
久忽聞人語云碧眼胡僧饒舌見一老人披白鹿裘
扶青藜杖抗聲而前曰來者非大將軍鍾離權乎爾

有亭不寄宿山僧之所是時已失虎狼之處遠有鸞
鶴之聲權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
授以長真訣囑之勤行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見其
處

呂巖喜頂華陽巾衣黃白襪衫繫大皂繚狀類張子
房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他時遇廬
則居見鍾則叩留心記取後遊廬山始遇火龍真人
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
中舉進士第年六十四矣後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

號雲房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携紫筇腰掛大瓢洞
賓訝其狀貌奇古因與同憇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
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自州縣小官擢
朝署由臺諫給舍翰苑秘閣郎曹諸清要無不備歷
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蚤畢孫
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
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嶺表一身不
然獨立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
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

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
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洞賓感悟因再
拜願求度世雲房因與叙其得道來歷曰吾曾遇苦
竹真君汝此去遇人有兩口者卽汝弟子吾後遍遊
竟未見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

韓湘韓文公猶子也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非公
所知卽爲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一瓢藏世
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
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曰子能奪造化耶湘卽爲

開樽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
羞大顏色艷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
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公謫潮州途中遇雪見
湘冒雪而來曰憶花上之句乎公嗟嘆良久因爲足
之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
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
湘宿藍關傳舍公曰吾實慮不脫死湘曰公非久卽
西不惟全家無恙且當復用於朝矣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每行歌曰線作長
江。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
譚。生。拄。杖。前。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爲。已。作。行。於。世。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一。脚。著。靴。一。脚。
跣。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雪。中。氣。出。如。蒸。每。踏。歌。城。
市。乞。索。持。大。拍。板。老。少。皆。隨。之。善。諧。謔。人。問。卽。應。聲。
而。答。笑。皆。絕。倒。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
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
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

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嗟峨詞多率，爾人莫之測。
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或乞貧人，或與酒家，後
踏歌濠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
下鞞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劉玄英號海蟾子，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為相。
素嘉性命之說，宋仁宗天聖九年，弟子張平叔號紫
陽，遇海蟾於益都，授以金液還丹火候之訣。

馬自然亦海蟾弟子，貌醜，齷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
醉臥，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

無不羸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
淋。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

石泰號杏林，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
為汝脫羶解鎖者，當以此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
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
曰：使宿有仙風道骨者，讀之自悟耳。中罹鳳州太守
怒，坐黥竄，經由邠境，會大雪，紫陽與護送者俱飲酒。
村肆杏林適入，既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問故，紫陽
乃具以告之。杏林適與邠守有故舊之好，因為之先

容紫陽遂得免紫陽德之故授以丹法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
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
往之心望高巖嶽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且
永明中求祿得輒舍舛若不爾豈得有今日耶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知微曰可借酒簪登
天柱峰玩月出門天色開霽登峯外色如畫既下山
歸則慶風苦雨陰晦如舊矣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至茅山遇隨人高坦披髮跣

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數下相逢
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
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方詆時政尋授右列卒不
仕政和末變姓名為道人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
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為孝聞也
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
雖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
吟羸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在翻空過洞庭

○范忠宣云人或勉以攝生不知假如下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縱獨存亦何足樂

○獨存何足樂此語未為非千歲還故鄉好笑下令威一歲異市朝千歲返鄉并聊歸示世人俾蚤發

深省

楞嚴經曰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各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夫行仙堅固精色而不

因
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三釋教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

樹五竹林園常應物云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道安常山薄柳人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釋道安至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初到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

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途重孫綽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栲德無作事外蕭麗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好佛道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通知禍福石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涅槃經云
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為此
象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
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
著實相論二卷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
殷勤道安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

曰彼是禮法人

高坐道人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或問此
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高坐胡名尸黎密相傳是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
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天姿高朗風韻適
邁丞相一見奇之以為吾徒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
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
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
○和尚雖不作漢語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元帝於

家邊立寺因名高坐焉。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自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著二諦論行於世。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卒。

○惠遠鴈門樓煩人姓賈氏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志子學道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鑿淹遠高悟冥蹟安常嘆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峰澗寺落皆見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遠公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卽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比丘曇護講涅槃華嚴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并諸經論二十二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

真教不是過也及讀曇護最義及彈指讚歎爲品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號東方聖人○李士謙善談佛理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反覆論之若蘇爲畜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大黃母爲龜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羊詎前身李氏之子皆變受異形之謂也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草木豈有心乎

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穴居而朗居
琨瑞山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
稱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故人名其居
爲朗公谷云
釋法常性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寢覺卽朗
吟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
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
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騰浩渺而
不思覺也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帝以鍾
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
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
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
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范甯作豫童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
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

子道猷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大集義僧命猷
申述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叅玄又宗源
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
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國子祭酒
孔穎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
搆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
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

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誦經往往架
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
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人之不如鸚鵡者多矣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
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
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衡撫然稱善

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

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會。爲長者身。恐
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况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
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研碎。
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鹽雨。至流
於地。羣僧扶之不怒。冬月卧於竈前不起。以粥灑其
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

轉轉。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

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
牢。大海須彌竟磨滅。

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况復百年驚。夢馳去人
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

爲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
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

千萬人終爲北邙山下塵。沈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
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卧芳草。妖

瓜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其老木蕭蕭生野
其東西壞家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
寞紅其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
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九其

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相約遊峨眉源欲自荊州遊
峽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入京遂發
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襪負嬰而汲澤望而泣曰
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此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子
今已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

信後十三年荊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
婦乳三日源徂視之兒見源卽軒渠而笑李後如期
自洛至吳於天竺寺葺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
曰三生石上舊精寃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
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
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唯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
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
尋已遍好同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
初年八十猶存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李水魯狎時為國子祭
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
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為禮帝師笑而起舉
觴卒飲始見是高僧

李温陵曰儒釋道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於聞道
也必聞道然後可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
聞道則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汝為死矣唯志在

聞道故其視富貴若浮雲棄天下如敝屣然也然
曰浮雲直輕之耳曰敝屣直賤之耳未以為害也
若夫道人則視富貴如糞穢視有天下若枷鎖唯
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糞穢臭也枷鎖累也猶未甚
害也乃釋子則又甚矣彼其視富貴若虎豹之在
陷阱魚鳥之入網羅活人之赴湯火然求死不得
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釋道之所以異也然
其期於聞道以出世一也蓋必出世然後可以免
富貴之苦也堯之讓舜也唯恐舜之復洗耳也苟

得攝位節為幸事蓋推而遠之唯恐其不可得也
非以舜之治天下有過於堯而故讓之位以為生
民計也此其至著者也孔之疏食顏之陋巷非堯
心歟自顏氏沒微言絕聖學亡則儒不傳矣故曰
天喪予何也以諸子雖學未嘗以聞道為心也則
亦不免士大夫之家為富貴所移爾矣况繼此而
為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况繼此而以宋
儒為標的穿鑿為指歸乎人益鄙而風益下矣無
旌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

雅行若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
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為富貴之資也此
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本
有為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唯無
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
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為取富貴之資
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為無識而欲致大富貴
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真實講道
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

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嘉言哉

班旃博學有俊材與劉向同校秘書每奏事旃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主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曰不許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

下莫不造門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

生子弟爲業

曹會積石爲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好主人卓老命薄也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第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先投束修羊然後准借書則無有借書者矣若先辦衣食夫誰不來也

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未手觸者嘗謂兒公休日賈豎藏貨貝吾輩唯此耳當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久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啓或欲行卽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觀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其人可知矣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
善本佳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
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
高一倍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
此鬼名邪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
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日官無者就昉家取
之

○二鈔書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
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
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
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
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
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
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揚雄與劉歆曰雄為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矣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

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尤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十

○三讀書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

置常行而不休而已矣

善哉言

○甯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卧我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非常來云欲兩舒笑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遂化爲老狸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其家多書衡與之傭作而不取

直曰願借主人書讀之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阮

歎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為業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恠問乃省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曹孟德老而能學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為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崔浩表大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唯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

的。確。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執其髮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為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李謚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門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孔璠高孔璠實欲學孔璠實恥不如人。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葢削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宋史曰劉恕讀書過目成誦重義意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父綬參知政

事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
葉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
年未嘗釋卷食以飴口息以為枕士大夫家有異書
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
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
海錄

○四著書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
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淮南王著鴻烈三十篇號淮南子云字中皆挾風霜
之氣子雲以為一出入字直千金

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後漢王逸傳
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
作此賦見延壽所作遂較翰

揚子撰法言蜀有富人資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
富人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奇哉富人

梁竦閉門自養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歎為高文恒秘翫以為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王充字仲任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

美吾薦之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

稽生云陸子十篇誠為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鍾會釋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報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廙論離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中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滅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都賦

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

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

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士衡撫掌

大咲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甌耳後左賦出土衡絕嘆伏以為不能

加遂輟筆焉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能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

聰明

○陸士衡纂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

宿澤集 卷之十一
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定迹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中興書曰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綽是且大是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書

○新世謂王氏青箱學

○高平郗邵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後紹外出法盛詣紹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當時徑與何法盛不亦美乎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鑿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

初澤集 卷之十一
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勰字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致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略

白居易纂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於冊且記

所言之人近鄱陽董章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心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抄記曰曰野乘

○五六經子史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黃初中劉孔才為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

曰殿下冢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始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蕭德言每開五經

必束帶盟濯危坐對之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此人亦奇卓老不如也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年踰九十猶勤於筆研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一言函三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何尚書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

共論公明爲剖析玄旨尤事皆明時鄧玄茂亦在坐
言君見爲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
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
不煩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嘗言讀書當味義根何
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

○誰知史卽易也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吹學曰許氏章句列
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
別見孝悌之性潘因作家風詩湛字孝若譙國人魏
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
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
周詩也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
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
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便○是○大○賢○心○事○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其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之利楷輒徙避之

莽輒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衣

我○不○信○必○有○因○也○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贈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遽歸篤曰已諷之矣典歎曰嗟嗟延生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

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
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
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
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此子善舌可講道學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按班
伯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成帝拜為中常侍

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
華殿詔伯受之

以上皆經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
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

不曾見王注亦不曾見道德二論定可觀也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向秀與嵇康呂安為友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
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康

安謂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
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
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
絕倫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
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
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遂竊以爲
已注而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
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三

莊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
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
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
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謂諸人今日可謂彥
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
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支道林先作

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情仙人。以上皆子史。

初潭集卷之十二

初潭集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為文

枚臯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說得是。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

初潭集

卷之十三為文

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溘然而興幾百日
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
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
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
得而傳
說得是

○木華字玄虛玄虛為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後張
融亦作海賦賦曰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湍轉則日月
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

眺唯水與天

○張融為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即求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
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
益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

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
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
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王隱
晉書曰摯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永嘉五年洛中大
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
眾坐廣譚虞不能對退虞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
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李○生○喜○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
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嶒蕭瑟
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
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
賦之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金谷詩叙
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

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
或下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
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
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
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
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
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
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
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蘇紹字世嗣

年五十爲首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
甚有忻色時在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
十六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
賦詩罰酒各三斗蘭亭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
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夫人之相
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
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不

好筆
義論然
不類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右軍嘆曰癩何預盛

德事耶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感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讚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又云二都二京五經鼓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劉氏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袁虎少貧嘗為人傭載運和謝征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問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

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羊孚作雪贊賦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道進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於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竝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卽吞版後皆榮

然成章不相揉雜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能僕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義慶大奇之

張紘見柎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爲荊州照爲前軍掌書記子瑱敗照爲亂兵所殺

沈約每見王筠文嗟咨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

日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
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
於君

說得可憐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
之之才卽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
走爲負帝女南徂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
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

時以爲文亦獨絕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朓
得父膏腴江淹有意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雜善
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罷宣城郡宿冶
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
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
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柳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龍首秋雲飛瑯
琊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竝進誰將腸胃灌江水沙石於今作篆文

梁簡文答新喻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尤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

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庾信字子山新野人父有吾梁中書令信仕梁爲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元帝卽

位來聘遂留長安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
哀江南賦以致意

○溫子昇文章清婉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
床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
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
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崔信明自誇其文謂過李伯藥一日鄭世翼遇之江
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
出衆篇世翼一覽便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

而去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謂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
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秦不窮也今天下
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
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
史旂作急就章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
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不稱而國
史明乎得失之迹

○全子棲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

新酒集
卷之三
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名。接取唯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辭氣已竭。宋猶健舉。

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麴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瓊環。坐間服其韻精。

孟浩然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過秘書。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揚大年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總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頃刻數千言。門人疲於應命。

初潭集
卷之三
上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唐球居蜀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沈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畫會稽有靈徹語曰雪之畫能清秀越之徹洞水雲抗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庶子李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夸耀皎然字清畫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二博物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恠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竇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按秘書

如攸言。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孝標曰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卓吾子曰或出投刺門生未可知也或如神秀之徒惠明乎此必然是盧子幹然盧植實非惡人

○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年二十一研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久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時涿郡盧子幹爲

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
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
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
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卽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
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僊囊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穴乃至底得穴行
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
告饑長人指中亭栢樹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鬚三捋

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
洛問茂先云九處地僊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
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饑而已

東晉漢太子太傅疎廣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
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東氏哲博學多
識元康中有人自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
書司空張華以問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
檢校果然曾作麤賦諸文文甚俳謔三十九歲卒元
城爲之廢市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罇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
得之皆莫之識斛律徵曰此罇于也遂依于寶周禮
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
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裴訛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即返景疑其不
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福

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
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
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詰張
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
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
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

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攜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儉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主擊節攜乃命抽憲簞自掣

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

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

○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書旣至今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奴猶如此何獨無人

○徐鉉博通古今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百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恠傳識之曰雖非恠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鼯鼠曼倩識騶虞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三談學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

不居身
卷之十三
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亦有心也故
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為匹夫勢便於兼濟
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無心一也

好朋友

鄭康成在表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袁因起自贊
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
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應有慙色
傳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
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

得彼此俱暢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
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
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
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
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
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亦聰明可與言也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於時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亦聰明未得旨

陸士衡入洛次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邁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是輔嗣士衡由此妙達玄理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窓前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王弼雖死無可談者幸遇士衡便得一夕之歡雞

初世為人無可談者誓作長鳴雞以洩其憤懣乃得入宋手置窓前快哉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只令鶴銜取鶴一一無差

○袁藏機有三鳥大類鶴每翔空而飛呼之即下令授人語故謂之傳語鳥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曰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薤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

○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恠乎李溫陵曰周公樂令蘇子皆一偏之談推測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無刻不夢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

初世為人無可談者誓作長鳴雞以洩其憤懣乃得入宋手置窓前快哉

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夢○死○夢○生○夢○苦○夢○樂○
飛○者○夢○於○林○躍○者○夢○於○淵○夢○因○夢○也○醒○亦○夢○也○蓋○
無○不○是○夢○矣○誰○能○知○其○故○乎○雖○至○聖○至○神○於○此○無○
逃○避○夢○中○若○問○其○因○亦○當○縮○首○卷○舌○不○敢○出○聲○矣○
善○哉○衛○玠○形○神○所○不○接○之○問○也○使○得○遭○遇○達○磨○諸○
祖○豈○不○超○然○夢○覺○之○關○而○何○止○差○疾○已○也○惜○哉○好○
學○而○無○其○師○真○令○人○恨○恨○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
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傳曰適居會稽晉哀帝欽其

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高步大邑語林
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
徃王右軍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
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
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以爲然遂不行

○就名廢實

○干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
迹刻下更學醫術一日遣弟子過會稽時支公正講
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下因示語

攻難數十番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
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殷中軍孫安國主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
孫共論易象妙於凡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
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
故應有以制彼卽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旣至先
令孫自叙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
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
稱美良久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
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
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
窺日劉孝標曰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
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
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謝安年少時詣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於時
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容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
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取其傳逸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拊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

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僧意在瓦罐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

從師每不終業。遵明日吾今知真師所在矣。

○雖是大話亦是一句話。

○徐文遠博通六經者。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有所未見也。

○周顥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言。捉塵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初潭集卷之十三

